# 留聲機裏的姚莉

陸小鹿

旋轉舞台

驚聞姚莉過世，心中一陣惘然。自此，上海灘七大歌后全部離去了，那個夢幻的夜上海真的離我們越來越遠了。

周璇、姚莉、白虹、白光、龔秋霞、李香蘭、吳鶯音這七位上海灘歌后，是每一提起老上海就讓人想起的標配之一。當年，周璇被譽為「金嗓子」，姚莉被譽為「銀嗓子」。留聲機裏的上海老歌，韻味嫋嫋，聽着聽着就讓人聯想到百樂門、霞飛路、和平飯店，沉浸到一種薄如輕紗的的氛圍中。

春天時，我寫過一篇《蘇州河邊》，裏面提到一首同名歌曲《蘇州河邊》：「河邊／只有我們兩個／星星在笑／風兒在妒／輕輕吹起我的衣角……」這首情意綿綿的歌，當年就是由姚莉和她的哥哥姚敏一起對唱的。有些字眼的發音和現在不一樣，聽來特別有年代感，比如「一個」唱成「一Guo」，「衣角」唱成「衣Jue」。

《蘇州河邊》的創作者是陳歌辛，他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灘流行音樂的代表性人物，寫過很多家喻戶曉的歌，至今仍然在傳唱的《玫瑰玫瑰我愛你》，就是為姚莉量身打造的。

陳歌辛的兒子陳鋼曾這樣評價姚莉：「姚莉的嗓音明亮時尚中流露出樸實，沒有當時舞廳氾濫的油膩和花哨。歌聲中充滿少女般純真、奔放的氣質，又有濃郁的上海風情。即便是許多年後的今天，再來聽《玫瑰玫瑰我愛你》、《恭喜恭喜》這些代表作，都絲毫不感到過時。」

確實，《玫瑰玫瑰我愛你》一直紅到現在，如今，我們仍可以在綜藝節目的舞台上聽到許多人在翻唱它，誰能想到它是一首七十多年前的歌呢？

我曾聽過陳鋼老師的一個講座，他提到電影《枕邊書》裏引用了《玫瑰玫瑰我愛你》這首歌。《枕邊書》的導演是英國人，他是怎麼知道這首歌的呢？原來導演的父親二戰結束後從上海回到家鄉，每天洗澡時就唱這首歌，讓年幼的他記憶猶新，於是，幾十年後在自己的作品中植入了這首歌。當時我就心想，他一定是被姚莉的歌聲打動了吧。

每年過年，超市裏會迴圈播放一首《恭喜恭喜》：「每條大街小巷，每個人的嘴裏，見面第一句話，就是恭喜恭喜。」歡快的節奏讓我一開始誤以為它是首賀年歌。後來才知，這支曲子也是陳歌辛寫的，當時是為慶祝抗戰勝利而寫。抗戰勝利後，人們從戰火紛飛的恐懼中解放出來，抑制不住內心的喜悅，見面就互道恭喜恭喜。它的原唱也是姚莉和她的哥哥姚敏。

姚莉版的《恭喜恭喜》，將這首歌演繹出喜中帶悲的感覺，絕不是我們平時過年時響徹大街小巷的那種純歡樂味，優異的歌者才真正能詮釋出歌曲本身需要傳遞的資訊。

姚莉還唱過幾首大家都很熟悉的歌《春風吻上我的臉》、《得不到的愛情》……有意思的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上海老歌都是情歌，且都是由女人演唱的。這些情歌表現老上海人對愛對美的追求，即使身處動亂時代，人們仍沒有喪失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從新聞報道裏得知，姚莉後來由上海移居香港，她與丈夫的婚姻非常圓滿幸福。丈夫去世了，對她打擊很大，然而她始終表現得樂觀。我想，這就是上海老歌的精神吧。

姚莉去世後，朋友圈的樂迷朋友轉發了很多帖子來紀念她。我默默打開音響，迴圈播放她的歌曲，這是我自己用來紀念姚莉的方式。言語盡頭，音樂響起。

◀有「銀嗓子」美譽的一代歌后姚莉(原名姚秀雲)七月十九日病逝，享年九十六歲

# 金庸寫情

李憶君

如是我見

金庸的小說我看得不多，比較有印象的是《連城訣》和《倚天屠龍記》，實在算不上是金庸迷。因此不時還得問問那些金庸迷們，尤其是女性，問她們為什麼這麼迷金庸的小說？都說是因為金庸擅於寫情。換句話說，她們迷的是金庸筆下的愛情。

前些日，有個安娣跟我說，她看金庸小說看了幾十年，堪稱「資深讀者」。忙不迭問她有什麼心得，她說金庸的小說寫愛情都有一個主題，那便是「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

又說金庸小說寫情寫得最哀怨動人的是《連城訣》。丁典與凌霏華的愛情之所以感人至深，是因為金庸寫得細膩。那些讓讀者讀得回腸蕩氣的文字，實實在在都是用盡心思千回百轉的。

安娣看小說真的是不容小覷。她的鑒賞與審美觀，並非只落到景物人事上。

由此我聯想到《倚天屠龍記》中的楊逍和紀曉芙的愛情。恰恰相反的是，金庸寫這一段情，不但絲毫不細膩，更是惜墨如金，筆墨少得可憐。金庸寫這一段情緣，由始至終，中間的過程，金庸都沒有描述。只在紀曉芙為楊逍生下女兒，長至八、九歲了，眼見紙再也包不住火，才將實情和盤托出。但所費的筆墨也只不過是幾百字而已。讀者讀到這裏，才恍然大悟，原來是：「……弟子在道上遇到一個身穿白衣的中年男子，約莫四十來歲年紀。弟子走到哪，他就跟到哪。說話瘋瘋癲癲。弟子千方百計躲避於他，可是始終擺脫不掉，終於被他所擒，力不能拒，失身於他。他監視我極嚴，教弟子求死不得。如此過了數月，忽然有敵人上門找他。弟子乘機逃了出來，不久發現身已懷孕，不敢向師父說知，只得躲着偷偷生下這個孩子……」

可是，紀曉芙始終沒有因為遇上這個「前世冤孽」而有所悔恨。她甚至為女兒取名楊不悔，更因不肯殺楊逍而寧死不悔！

看到這裏，不禁掩卷長嘆，為這一段金庸寫來筆墨極少的愛情而浮想聯翩……

浮想之一：寫情寫到這麼含蓄，這功力是否在於深諳文言文的凝練？而在文字的凝練間，卻又同時透着白話的自然與真切，這是怎麼的一種構思呢？

浮想之二：這或許終究只是作家的筆底風韻罷，無關愛情，更無關紀曉芙的悔與不悔？

浮想之三：從兩個當事人的角度出發，發現最值得注意的是：「如此過了數月」。

是啊，真值得注意。我們不妨想一想，這「數月」的日子，楊逍和紀曉芙是如何度過的呢？由此，我們便可把這一段情推向一個更為回腸蕩氣的境界。然後，我才逐漸領悟到，寫情，細膩不是唯一的法門。金庸的寥寥數筆，便把世間男女之情寫到了極致。我不是金庸迷，看過的金庸小說真的不多，但卻永遠記住了這段寥寥數筆的愛情。

結尾是楊逍垂垂老去，作為讀者的我們不禁為之心酸……但只要想一想，為何紀曉芙寧死不悔?楊逍自有他的好，這好也只有紀曉芙知道，這是她的親身感受到的歷程，金庸沒交代。

# 策馬看盡長安花

陳　冰

文化什錦

電視劇《長安十二時辰》的熱播讓西安這座十三朝古都再次成為了人們口中熱議的地方。我不知道人們對西安的了解有多少，但我知道，人們對關於西安關於盛唐的嚮往當真是多如星河、燦若桃花的。在歷史長河的間隙中，這座古城一回首，便可見其從豐鎬到西安，再到西安——繁榮、衰敗、又復興，星移斗轉間四季輪換，變的是生活方式，不變的卻是深厚的歷史韻味。

▲西安今貌　資料圖片

◀影視劇擬繪盛唐長安之繁華　資料圖片

於是，了解西安於我而言便是一個尋找盛唐，追憶長安的歷程了。

什麼是盛唐？是那個歌舞昇平，酒肆鱗次，八方來朝的時代。是余光中筆下「酒入豪腸，七分釀成了月光，餘下的三分嘯成劍氣，繡口一吐，就半個盛唐」的文化自信和民族強盛。

什麼是長安？是唐朝的都城所在，是今西安的古稱之一，意為「長治久安」。據說盛唐時的長安人口大約一百萬，其中有一萬是異國人。盛唐的長安街頭，有賣酒的胡姬，討價還價的波斯商人，還有來華學習的遣唐使……長安的自信源於繁盛，也來自包容，它的大明宮華貴至極，是紫禁城的四倍之大；它的詩人才華橫溢，能吟「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所以長安從不擔心被外來文明淹沒，所以「長安」這個名字，永遠存在於中國人心頭，化作一場關於盛唐的遙遠的夢。

當年的長安城是博大而壯麗的。

它面積寬廣，比原來的漢長安城大了兩倍多，比明清的北京城大了一點四倍，還是古羅馬的五倍，堪稱「世界第一城」。整座城市，宛如棋盤，井井有條。長安城分三部分：皇城、宮城和外郭城。後來因皇城地勢低又潮濕，再在龍首原上建了大明宮。宮城在北，皇城在宮城北。縱橫交錯的大街將城劃分為一百〇九個區域，東西各有兩市，老百姓們住在各個坊裏，正如白居易所說：「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

可惜，我們如今能見到的城牆，多是明城牆，原來的唐城牆只剩下很小部分。但是，觸摸着粗礪的牆磚，似乎還能感受到這座城市跳動的脈搏，還能感受到曾經的鐵骨錚錚。

長安有傲骨，是無論歲月如何變遷，都毅然決然佇立於此的傲骨。

當年的長安城是海納百川的。

世界各地的人慕名而來，都渴望在這繁華盛世裏分得一杯羹。鼎盛時期，有三百多個國家的使者、商人、留學生匯聚於此，甚至有濃眉高鼻的外國人可在唐朝為官。在長安，無論哪裏的人，性情相投，即可惺惺相惜。不同宗教信仰都在這裏，得以傳播、發揚。日本唐使晁衡乘船離開長安時，誤傳沉船溺斃的消息，李白悲痛不已，作詩曰：「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

長安有胸懷，是越是繁華與強大，越能包納萬象的胸懷。

當年的長安是繁華富足的。

東西兩市，商賈雲集，酒肆林立，琳琅滿目，多達兩百多行當。東市附近的坊，多住着貴族和官員，因此「四方珍奇，皆所積集。」西市則多是日常生活品，周圍坊裏住着不少外商，更為繁榮，又稱「金市」。李白的《少年行》裏寫道：「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說的就是金市上春風得意的少年人，歡笑地走入西域姑娘侍酒歌舞的酒肆。

長安有富氣，是倉廩豐實的富實，更是世界商業中心的富氣。

當年的長安是饕客的天堂。

胡餅可能是最出名的美食。當時，長安餅攤隨處可見。宰相劉晏去上早朝，在路上聞到胡餅的香氣，忍不住叫人去買了幾個。結果太燙了，他就用袍袖兜起來，還和同事說「美不可言，美不可言」。白居易離開長安時，還特地學做了幾個胡麻餅，「麵脆油香新出爐」，帶給外地的友人品嘗。還有位官員張衡，因為蒸餅太好吃了，直接在路邊開吃，後來被認為有失朝廷形象而罷了官。可見長安美食的誘惑力有多大。

長安的美酒更數不勝數。唐太宗時期就曾親自監製了八種葡萄酒，此外還能喝到波斯的果酒三勒漿，西域的龍膏酒……怪不得李白要「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長安有美味，有飄香的東西方美食，讓每一種美食都找得到熱愛它的人。

當年的長安是屬於詩人的時代。

白居易二十七歲考中進士，驕傲地在雁塔題名：「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而孟郊四十六歲才金榜題名，卻依舊道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那一天，彷彿世界都已被他們握在手上，只要身懷詩才，功名利祿萬千繁華終會來。

詩人們流連於長安的酒肆府邸間，在此歡歌，在此離別，也記下了長安的春夏秋冬。春天的相聚是杜甫的「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離別是王維的「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下雨時，是韓愈的「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秋天了，是賈島的「秋風生渭水，落葉滿長安」，秋夜裏，是李白的「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

長安有詩意，每一位詩人都在這裏有夢想可棲，每一處景致都像是為了詩意的美而誕生。

時至今日，大量遺跡早已消逝在歲月裏，但只要走在長安的城牆下，看到鼓樓上的明月，聽着一口秦腔，聞到牛羊肉的香氣，遊者如你我依舊會明白，千年的長安風骨猶在，而盛唐的輝煌與大氣則早已融入了這裏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飄散在西安的迷人的風中了。若是有空，不妨來這古都走一遭，無論是否能夠夢回盛唐，這座城都將讓你因厚重的民族歷史而倍感自豪。

# 香港的滬式老時髦

王　樂

HK人與事

喜歡香港是因為這裏有着與眾不同的風韻，譬如情懷，譬如念舊，都是這座城市讓我着迷之處。在友人的介紹之下，周末到訪了位於北角的「上海僑冠理髮公司」，甫一進入便可見寬敞的店堂裏有四、五位客人，七、八位理髮師傅，平均年齡目測六十，清一色男士。

這間現存最大規模的上海傳統式理髮店，在一度風靡上海情懷的香港曾被視為時髦男女的理髮選擇。從一九八三年開店，理髮一次一元八毫子港幣，到現在一次約八十元港幣，「僑冠」見證了香港物價上漲的過程，也歷經老式時髦從風光到衰退的時代。

「以前生意好做。以前的人理髮勤快，一個禮拜、最多兩個禮拜，就要剪頭髮了。」操着一口蘇北腔滬語的店主高師傅說起以前的生意時，神情中有風光過的驕傲：「以前當然是時髦，我們這樣的店很多的。現在好多都關掉了。」

隨着時代的發展，新式沙龍林立，追求新潮的年輕人很少會來這樣的老店理髮。「我們這裏還是做傳統的，有刮面，有剃鬚。年輕人很少來，來的都是老人家。現在的人這裏留一撮頭髮，那裏少一塊頭髮。我們做不來這種。他也不會來，我也不會做，也不想做這種生意。」高師傅介紹道，如今操刀的仍是那些老師傅們，年紀較大的已經七十多歲。多數為八十年代由上海或浙江、江蘇等地申請來港，靠着一門剪髮理髮的手藝在香港工作至今。

雖然傳統理髮日漸式微，但「僑冠」的生意倒非門庭冷落。師傅們都是隨開店起就常駐於此的「老法師」，而客人則來來去去都是周圍的老街坊。問來剪髮的客人們為何鍾情於此，得到的答案離不開舊式人家的念舊情懷：「我們來這裏剪頭髮，就是為了懷舊。從童年到現在，去的都是這種理髮店。不用自己說，他們就知道我要理什麼樣的頭髮。」於是這家傳統老店，靠中老年一輩的客人撐起了一片天。

如今的香港樓市價格居高不下，在旺區鬧市，連鎖店逼退私人老字號的大小新聞已經屢見不鮮。「僑冠」也面臨同樣的問題——高昂的舖租隨時導致結業的命運，即使在同類老店中堅持了下來，店主和老師傅們也不無唏噓地表示：好景未必長，且做且珍惜。「業主加租加得少當然願意做下去，可加得多怎麼做。翻兩倍翻三倍，肯定做不下去。像我們這樣的年紀，也不可能轉行了。」或許是年紀大了心態自然平和吧，他們的語氣聽不出絲毫憤慨，只有淡淡的幾許無奈和妥協。

我想，或許日後，當會拿剃刀會刮面的老師傅們一個個離開，老客人們無舊可懷，如「僑冠」這樣的上海傳統理髮店會在香港徹底消失。想到此處，不免有些難過起來，但也不知為何，我始終是懷揣着一絲希望，願這樣復古的老時髦可以被年輕人接受，可以繼續流傳下去。

# 大暑之樂

何　婕

廿四節氣

明日大暑，是一年中最熱的三伏天，也是夏季的最後一個節氣。「暑」字烈日當頭，萬物承載其熱。東漢劉熙的訓詁書《釋名》中說：「暑也是煮，大地如一鍋煮開之水，自下而上，開水沸騰，熱如煮物。」

這一時節裏，氣溫升到三十四、五度是常有的事。白日裏是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到了傍晚，太陽落下，天氣依然悶熱黏膩得讓人束手束腳懶得動彈。坐在那兒一動不動，也會沒時沒晌出一身兒汗。這時候，一家人圍坐在桌子前搖着蒲傘，最想吃的就是大米水飯，配上一大盤土豆拌大茄子，再磕開一枚滋滋冒油的鹹鴨蛋。

大米水飯的作法很簡單，想吃硬的就把剛蒸好的大米乾飯或午間的剩飯泡上涼開水，用飯勺子把飯都攤開即可，想吃軟的就用生米直接做，然後比平常做米飯的水再多放些水，蒸好後用涼開水「過」上幾遍就成了一鍋清涼爽口的大米水飯了。當然許多人還喜歡把大米換成高粱做成高粱米水飯也頗受北方人歡迎。

醃鹹鴨蛋一般在六月的夏至前後。先把從市集上買回來的鴨蛋洗淨，晾乾，醃時先將鴨蛋放在白酒中逐個浸蘸一下，再滾上湖鹽一個個碼在陶罐裏，然後加入浸有大料、花椒、薑片的涼開水。一個月左右的大暑前後就可以吃到自個醃的鹹鴨蛋，下飯正是合宜。

古人說：「綠樹陰濃夏日長」。漫長的白天顯然減緩了許多生活的節奏，一個蟬鳴聒噪的午後，我們都可以帶着些許慵懶將它過得愜意十足。但是到最後什麼也抵不上一頓正當時的自然美食，替我們趕去了炎夏的煩悶和燥熱，帶來讓人心滿意足的清涼和自在，大暑之樂莫過於此。